橘牕茶話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411
1

文庫11
A1411
1

柳田泉文庫

010190528044

芳洲先生橘窓茶話序

蓋言乎可矣苟有言者必爭爭者必有私有私者必有門有門而蓋爭氣其言能敎誨人者與有幾今之講道也以建己之言加諸有爭之人一之嵬瑣已則使然豈惟儒士哉士大夫之處世也亦舉類於是古人有言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知言哉芳洲兩森先生夙脩濂洛之學遂以儒術筮仕於對馬進至原

任用人身居於醫閭南以通異邦之志壽
過八十幺麼尚無有敗事蓋學之博德之美
於修飾之潤色之乎何有且其所履歷聲明
文物有足以徵箕聖之遺風則游觀廣覽之
資所以鑄成一大眼孔即世搢紳先生之所
不可企及其在斯已而猶孺而動端而言
雖瑋而連犿無傷證鄙今故韃撻內外常
寬容於物不壞人以自成以彼參此此則教

之所以傳而有益於人者也退食之暇與諸
子弟論著者軥錄成卷自命曰橋牕茶話其
言曰天惟一道理無二致立教有異自脩不
一是可以槩一編之趣摠也釋與李莊尚且
視之猶同胞況乃其他乎如此則公平而無
爭氣者可謂教之所存也已又所以得能勝
其任而無有敗事也而今所傳書謄寫轉譌
世恨無善本焉書肆某請余校閱之鉛槧數

四芍乎不可理蠻蠻子子胥易技係而後卒
業於乎茶話之成已四十年矣今乃與國字
雜著併上黎棗未路之雜未如之何如索善
本俟河之清故於粭乎皆闕如詩云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其此之謂乎余應請贅巻首爾
天明六年夏五月朔浪華筱應道序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橘隠茶話巻上

芳洲雨森東伯陽甫著
筱應道安道　校
浪華

余平素掲示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自以爲一
生所得只有此一句頃閲五瓊山學的有云此乃君
侍講之語朱子以爲至要乃知原出於古人私心忻
喜如獲至寶吾十四五歳時讀學的一過蓋久而忘
之誤認以爲出於自己也可見奥妙之言古人未嘗
不說耳
或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此意人人知之何得謂之

奥妙曰是是个人知之而个人未必知耳

宋王曾父敬重字紙明王華亦敬重字紙兩家各有名子人以為敬重字紙之報王華有个種支不知出於何書凡字之書於紙上者謂之字紙我人所謂文古也又有以書詩之紙為字紙者下素以書簡為字児又以書詩之紙亦為字児

莊子所謂七十二鑽人莫知其義又以上學為象形亦不曉其意余到對馬始見其法參之以五行之說方知其故可謂奇矣相傳神后征韓留卜者十家於此地云今僅存二家其人乃畎畝之家既無書籍口口相傳其詳不可得而知焉南岳家所藏一冊出於

卜部兼魚廣得古法然不過四五張可惜矣兼魚官為神祇大副不知何時人也雜篇外物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或問際不際曰莊子言一切所有本生於無際者有也不際者無也這無現有謂之不際之際這有本無謂之際之不際蓋聖賢之書只將善惡看則其理不差老莊之書只將有無看則其意分明知北遊際之不際不際之

際

枘鑿二字出於莊子又楚辭方鑿而圓枘鑿曹攄聲穿孔也

曰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

其未嘗言莊子深得老子罕言之意故曰其卓見過於惠子等豈不萬倍哉

又曰就此一段而觀之莊子可謂能知孔子者矣東坡云於天下篇見之抑亦末矣

曰莊子於天下篇列爲五家實有意在焉墨翟禽滑釐之尚同宋鈃尹文之別宥彭蒙田駢慎到之緣不得已與已相類而實有不同故列叙其說而加之以斷詞至於老子則其所尊尚故以博大眞人以贊之但言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則似乎尚有容心者恐開固執之源故別立一家附以已見爲老子之斷詞也

養生主老聃死一章分明把老子貶剥深味此章之意似言我之所悅者比老子更高一等莊子之學本出於老子而所言云云者亦戲劇之意也

又曰莊子稱老子爲博大眞人者以其所言虛無與已相合故也然老子以常無有爲宗以太一爲主此猶有可指者存焉其言曰別有所聞而悅之則自成一家可知矣況光耀無有一章有我能無有矣而不能無無之說乎古今以老莊連言竟與孔孟並稱者不同

曰莊子之貶剥老子乃禪家之罵佛呵祖也

性一箇字孔孟既没經漢歷唐千五百年未有識之者至宋濂洛君子相繼輩出然後披霧覩日可謂奇矣在佛經則元自分明所謂本如來藏者命也圓成自性者本然之性也緣起自性者氣質之性也妄想自性者个欲之私也以其異名儒釋皆莫之覺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者無形也無臭者無體也佛家謂之虛空道家謂之自然儒家謂之理曰然則三家同門乎曰立教有異自修不一五官四肢謂之形湊而名之謂之體

老聃者虛無之聖者也釋迦者慈悲之聖者也孔子者聖之聖者也三聖人之言形而上也不謀而同蓋天唯一道理無二致故也其言形而下也則差矣孔子後釋迦殆將四百年以孔子之智能知防風氏之骨肅慎氏之砮豈不知西方有佛者之教乎其所謂西方之强君子居之者直指佛也列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而未識其眞也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未必以孔子並稱也

天惟一道理無二致惟立教有異故自修不一釋子之法乾燥儒門之教滋潤彼以爲與其滋潤也寧乾

燥此以爲與其乾燥也寧滋潤

或問儒釋之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老以爲教所謂第一義佛法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吾儒以爲教所謂第二義王法也

聖賢千言萬論無非存天理而遏人欲大藏一部止是修菩提而祛煩惱其他舉皆封皮帶紐耳

殺人不眨眼底漢一天霹靂令人竦動儒門却無這等語曰儒門如何說曰剛毅木訥近仁

老子云知與之爲取國之寶也善碁者云碁法亦如此

既有老子則有老子夏既有釋子則有釋子夏既有矣安得無既實矣安得空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即有即實今日之夏也

老子曰虛無釋子曰無一物聖人曰無聲無臭皆推本之言也非今日之夏矣

夫書不可以不讀所以師聖而友賢者於是乎得何可以廢焉人不以聖人爲師賢人爲友則平生如膠如漆者皆是庸夫俗子幾何而不染爲庸俗之人乎人生雖得百歲易過憧憧鶻突不明道理大則爲狗彘小則爲蟲蛭歐陽公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一

無所得草木禽獸同歸澌盡者豈非可慙之甚者哉
元亨利貞者始中終也始一中二終一天一周而地
居中此其象也以歲而言則春居始夏秋居中而冬
居終以性而言則仁居始禮義居中智居終以人而
言則少居始壯強居中而老居終即元亨利貞也以
一一而夾二二者微而眇二者顯而明萬物莫不皆
然故聲之聞于耳者聲之中而始之與終不可得而
聞色之現于目者色之中而始之與終亦不可得而
視夫冬者屬陰然一陽生于十一月則冬亦陽而天
包其地之義也此理甚明無可疑者古人豈無斯言
乎但余固陋寡聞未嘗見其出於何書

仁義之中固有自然之利義與利元非二也然告人
以如此則利如此則不利莫不傾耳而聽若告之以
如此則義如此則不義莫不面有忤色君子不以面
有忤色而以義自嫌不以傾耳而聽而誘之以利
或問教曰程子曰主一謂之敬無適謂之一朱子曰
無適者不走作也唯此三言至矣盡矣昔者吾友嘗
以御馬爲喻曰磬控適宜緩急得中太急則闔扼矣
非深躰之者不能言此余亦曰敬者肆之反不肆謂
之敬整齊嚴肅者所以著其形也常惺惺法者所以

明其情也

天下之言道者發諸口而入之弟子之耳弟子得諸耳而又入之其弟子之耳口耳相傳而心無與焉何益故曰教之以言不如教之以身

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古語

凡讀書者視聖賢之言輒有喜悅恐怖自省自警之心者庶乎可以成君子之學矣若泛然而視之居然而誦之如聽越人之說越則雖或據案手卷終日唔咿竟於无成焉耳況據未必案手未必卷者乎

天下字何可盡識惟十三經所有未之識者儒家之恥也

天下藝文太多讀書爲最難以我國言語讀漢人之書其難百倍於漢人焉漢人且不喜讀何況日本人乎

學而至于擅名域內纔當齊國人百分之一不則自齊國人視之與夫不識一丁者相等爾

或問作詩作文可以謂儒家乎曰否講明經書可以謂儒家乎曰否然則若何曰詩文明經固儒者之支也然單單會詩或文叫做文學之士單單講明經書叫做口耳之學必也有道有德叫他治國自然治得

來叫平天下自然平得來纔叫做直正大儒其本在於正心修身

或謂道德之士當今無有曰何其誣世之甚也凡其持心端正操行堅固者皆有道有能之士也雖或不及子思孟軻亦可以充其次焉何況天下之大人衆之多安保其無出類拔萃者乎要之頓牟掇芥磁石引針使我眞有向德之心將必有同氣相感者矣君之於臣亦然

或問何以致道德之士曰子能好學則道德之士自至矣古人云請從隗始眞有用之言也

學做詩學做賦以爲成名之資者非由此而識字由此而明義由此而知聖賢之道此可謂善字學者矣齊國諸賢皆以明經爲最而文學末之余今以字學爲勸不幾於顚倒不知道者耶蓋東方言語異於齊國若不明字義則聖賢旨意深奧之所在焉得而知之是不得已也

乃字有二義一曰兼上辭二曰難辭古語

不可爲匹之乎爲諸何不爲盍古語

料想　寧可　不合　只聽　竟　更　却

還　了　着　呢　哩　咍　哇　咄　呀等類不

可枚數猶國語之有帝二波必也個個明白方可成語南京和尚曰劉某昨來講話一日竟不知所說是何支蓋劉某大狄鞮也講出語句無一字而非唐語惟助語過語時或失度故唐人莫得而曉也不可以不謹

曰詩中且字譯作麻阿還字譯作摩馱始髙且大且字別是一義

曰一箇與之字或善或能有異一箇世之年留字或使或令有異

仕是仕官之仕居官食祿之謂支者奉兼之意支君支父支主支兄長淡言也韓文上張僕射書上司稱爲主亦曰支本于左傳

見ミル　視ヒトメ　觀ミリカヘシテミル　覽ミワタス　覩ヒヨウト　瞻アフスイテミル　瞰ウツフイテミル　矚氣ヲツケテミル　瞧ミツケタ　惟一味留字各異其義凡字皆然字學不以不講

開雲霧覩白日晉書又如景星鳳凰之見先覩之爲快韓文

觀字可知

徵文　應需　徵是徵發之徵需是需索之需並謙詞與求字太差

索筆索器俗客泣珠索字可知

一片心猶言一座山一口氣也片座口三字虛

一支猶言一件件即物也見于國語

歌曲名齣之義見于青藤山人路史乃建仁寺晉光菴藏本也

的底地三字同用但鄉音差耳故陳選小學音義云底音的

糊塗音鶻突見于十八史畧宋記註鶻突或作餬濁見于焦氏筆乘文公家禮注有鶻突字

鶻突餬濁糊塗三言同意鶻突者晻昧不明也俗譯津加字登依字摹擬遂失本義與三平二滿同一誤矣

若爲猶言如何唐詩中用之者多正德年李東郭見日本人詩中有此二字如有疑詠余以爲或是我國人誤用耶後見通鑑宋明帝泰豫元年殺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條下云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矣

△古某字曾見一士對韓人筆話云△姓石名丈以△字做僕我等字用可疑

曰如多少大小異同緩急遊俠傳扶疎類皆帶言也

論語學而註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凡言僅者如脫身僅免老病僅保之類可併看

曰相逢相值且銜盃逢者人相逢也值者當其時也斯了　水滸傳武松支斯字本出于詩經非俗語也詩墓門篇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病起者自起也起病者起人也病中起曰病起即自起也疾病發作亦曰病起

拴門　上拴　性理大全五十七玄扎注攥音拴字彙攥刷平聲木攥開門閉門機也愚按拴元是攥字蓋吹留嘈留或吹和牟奴幾之屬也从木以全與拴棟之拴不同

賽顯去聲報也俗以爲勝字之義見于訓蒙字會朝鮮人所撰

褢露掇其英註褢全衣香也全字字彙韻會並無明義康熙字典云塵也聚也字彙訓褢爲香襲衣則訓爲聚者蓋似近或曰康熙字典扮字下云拌也漢書貨殖傳胃脯註以末椒薑扮之字彙云全扮同則以拌字爲訓亦得

影移行子盖香撲使臣衣移是遷移之移非映照也上句云春露枝應弱秋霜果定肥影移句從春枝上

來香撲句從秋果上來

王戎條下籍每適渾去云云孔明條下先主遂詣亮

適詣同意

唐書鄭綮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亥可知是謂歇後詩也又有歇後語者貽厥孫謀爲貽厥言孫謀友于兄弟爲友于言兄弟也此類甚多

刀筆吏刀筆明是二物三才圖會書爲一物恐誤

詩周南注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姜里拘幽之日而作歟太雅注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此等豈字不可作常豈字看上有豈字下必有歟字此又一例也

轡者繮也詩云六轡如組是也俗爲久津波誤然晉時避石勒諱以勒爲轡未必無據

人咸言雌雉無聲因致疑於三嗅而作詩匏有苦葉篇曰有鷕雉鳴說者云鷕音杳雌雉聲由是觀之則雌雉亦有鳴者歟

駱賓王檄文有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上句用張釋之傳語下句用論語一說抔作坏爲是未燒陶瓦也見于史記評林

秦坑儒生白起坑四十萬項羽坑二十萬凡坑云者

迫之於壑也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唐突者挺觸也見于世說

封綿上山曰介山封山之封猶封門之封禁人不伐

山中草木曰封山封者加封也譯語多天耶麻史略

曰環綿上田封之號曰介山與左傳不同

傾國傾城傾字訓盡作舉國舉城解者有又有註作

傾覆國家之傾者矣詩瞻卬所謂哲夫成城哲婦傾

城分明作傾覆之傾解如高都護總馬行走過掣電

傾城知當作舉國解李太白清平調詞名花傾國兩

相歡又不可作傾覆字解然此則本於李延年也

庭階之庭俗言天井城壕之壕俗言海子廳前敷石

處俗言月臺阿房宮賦注有天井字解者强爲臆說

可笑孫昉四休詩蓋公子荆居室苟完之意平滿者

建除之名二三者不求十分也說者以爲醜女之狀

太誤也

主字有兩義一是主僕之主一是主客之主

詩載芟云侯彊侯以註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也

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間民轉移執度者若今時

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鄭氏曰間民謂無支

業者轉移爲人執支也由是觀之三代亦有間民之

無事業者傭力以供朝夕蓋理勢之必然者也

稱呼有家兄而無舍兄蓋舍者家中之小房也

日本所謂加須美當用霞字用烟字亦可如烟花烟波等類皆氤氳冥濛之狀也霞者保天利一名野氣非加須美也嘗觀朗詠集載田子浦赤人歌云云由是觀之當時之人亦知霞之爲保天利不知從何時而誤用霞字耶

刻是刻漏晝夜百刻又豕之足跡曰刻見于字書蓋邉俗所謂犬之布之多計者當是豕之布之多計京人解作藺之節別是一說

哩囉來囉哩來哩來囉來囉哩來還愿時敲鑼擊鼓所唱之詞曾在傳奇書内見之日本人所唱底哩耶多囉哩多囉哩來原出于唐也

行宮又曰行廟日本人所謂於多比也多比者旅也神靈行遊旅寓之所故曰於多比行遊者漢所謂遊衣冠也

人心有所不明于歲除之夜靜聽人言以卜休咎謂之耳卜亦謂之響卜日本人所謂津智守羅也使人拍掌爲卜吉凶亦曰響卜又是一支

高瀬川當言角倉渠太坂新川當言瑞軒渠凡自然

而成者曰川開鑿而通者曰渠
以血湔血見于五代史糞缸越樓越臭出于俚諺說
話到此遠邇一致
腹枵曰辺津沙利余創字云驚殺哩俗語有兩句云
糞多只怪毛坑小肚驚翻嫌褌帶長
天下伎藝各有四等一曰偏多二曰功奢三曰上首
四曰冥盡君子之於道亦然
北胡罵中國人爲漢中國人罵北胡爲虜
唐山十三省南直隸北直隸或曰十五省
曰曾看一書云海島中惟日本爲大然不當中國一

太省也未知果然乎否
宮刑者割去勢勢者罩丸也非截男根也馬曰騸馬
朝鮮所送養於宮廐比常馬稍大不能交騸音扇俗
名幾年奴氣武麻
女子幽閉者囚之於深室也俗誤爲鍼閉陰戸之義
陰戸可鍼而閉之耶
帖無字而不端莊故哉如懷素自叙帖米芾天馬賦
猶如手簡不可學者也
唐人親筆而後可否則爲光悅矣光悅者京師人也
學十七帖至老不倦漆黑字紙滿箱盈匣有人問學

書者輒出而示之曰如此乃可以爲光悅矣當時謂之光悅體人之求書者塞衢填門令而視之與右軍毫不相似可見不知唐人筆法則雖有十七帖果無所用也有姓堀者喜一名手之筆得其手簡而學之鬚髮盡白竟無所成惜乎其不求法帖而學之也

執筆非獨指也在腕在臂在肩在頭其本則心也嘗觀唐人寫字執筆光景與我人相反蓋心背則體乖字樣隨而有異自然之勢也

學書者問曰求唐筆而未得如之何而可曰學御家體稍有筆法可爲他日學唐之地我國現有數體知御體者別體皆可不學而能學別體者御體非可下筆即像可見御體之高矣

善文善詩我人無望於爲唐言語差故也至於能書者不過是一手藝耳而又有可望之理然舉也未嘗聞有其人者何耶

後世死罪有二等曰斬身首全體分離而死曰絞又有一等凌遲處死即曷也

凡有官者曰揭某官或曰揭乃揭印之義或曰揭搭之意寺規有揭單語揭字同義與揭剌之揭不同凡書一張紙者曰單如食單貨單禮單寃單戲單是也

天下之妄是中必有非非中必有是無全是焉無全非焉人之於人也先是彼之所是非彼之所非然後徐而是我之所是非我之所非爭論庶乎息矣有爭氣者遽非彼之所是而欲厭之是彼之所非而欲張之終朝竟夕相振吸吸然不能歸於一無非惑乎

我州杉村家藏管夫人廻文錦字蠅頭一軸去今將五百年形管妙跡尤爲難得儼然幸藏於州臣之家可不重笥而珍襲之乎雪舟四時山水圖四幅皆其在唐時所圖者二幅在長崎得之於唐舶二幅在朝

鮮鬻之於韓人之手今皆藏於官庫可謂珠還合浦劍合平津奇矣

中書格者中書省詔勅并諸官府所用字體端正姜立綱爲第一其法畧見于內閣字府謝肇淛輩以爲中書字揉令人嘔噦以其拘於法也

顏筋柳骨顏眞卿柳公權明人以顏眞卿爲惡札之祖見于書文式

或曰寫字法執筆正用鋒尖起重行健收停五者備方可以入唐矣

或曰以日本人運筆學名人石刻猶如鈍刀雕木僅

得其形去眞也遠豈非徒勞乎然知者鮮矣

或曰運筆一如漢人而後石刻可得而學也執筆有法點畫豎勾挑拂撇捺然後可唐矣不在字形也

或曰石刻不可學也必求漢人手筆勤而學之庶乎得矣

或曰一畫收筆處須要看八分字方識得上

或曰一畫收筆處墜落成疵不好總有四病一曰行筆差右腕忌手仰二曰收筆差成疵三曰八分字不伏亦不好識小尖四曰腋不開小夾者夾卵大者夾毬臂張爲宜

夫法帖手簡並出於一人之筆而手簡不可學此乃

人人所知蓋法帖者循規蹈矩手簡隨手所成也古今以右軍爲式者豈非一頁十七

年少攻學者能如甯越之用力則十年工夫可以爲域內之雄矣蓋每日作詩一首每月做文三篇讀書除四書五經外一日讀半卷積至十年當得詩三千六百首文三百六十篇書一千八百卷如是而學不成緒者未之有也今年少者名爲攻學而十年之內能勾此數者千中難得一人然則虛過歲月實無一年工夫與孟子所謂專心致志者殊矣夫工人之於業也頃刻有所休歇則不能以養活家口是故寅而

作酉而輟不少釋手疾病則強之支故則避之如者花請酒皆辭不赴彼攻學者若能如此則可謂真用工夫矣

說苑卷三建本篇曰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一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不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宋伯姬女而不婦而劉向收之於列女左氏乃論理之言劉向是激懦之意然左氏之言與其有也甯無

女婦二字須作少女老婦字看伯姬時年六十有餘

或問大學敖惰曰敖惰本非好字然此則不過是姑且失敬姑且失嚴之意須要鬆鬆看此章就修身上先言居家夏蓋尊長之於卑幼也何嘗似接貴客亦何嘗似對外人自有敖惰之時此家庭之間必所不免唯太過則辟矣曲禮云敖不可長敖字同意若解作矜己慢物而已則何必待長子產見蔡侯不敬曰惰敖以爲己心將得死乎另是一意

吾友陶山庄右衛門對馬州人也爲郡奉行政有異蹟常謂人曰聞人譽己則無益聞人謗己則有益可謂不愧子產矣

吾友大町正淳京師人也看書不讀則已讀則自始

至終不遺一字以之未至一半而廢去相去何遠哉
長嵩人唐話如大凡曰差不多難得曰虧得險危曰
干係不妨曰不打緊皆失本義不可不審
余不自揣分敢作擬賀征夷大將軍拜除詩一首曰
鳳綸朝下漢西京奎壁煌煌照武營旄戟露霑驃騎
府金湯日繞霸家城八千來歲傳鴻業六十餘州歌
太平天顧慇懃寧有極渾由葵藿罄丹誠
韓子有尊王賤霸之說我人不知文義遂謂霸是可
諱之號最爲可笑夫莫尊於天子其次曰公侯伯子
男皆有土地人民而傳世者也王室無人國步艱難

當斯之時有人焉脩道行義而有富强之國者天下
推之尊爲盟主名之曰霸上以維持王室下以定集
衆庶下天子一等其尊豈有外乎此乃出于時勢之
自然而不得已者也三王以仁義五霸以詐力故韓
子有尊王賤霸之說其所賤者在詐力而不在霸號
故桓文人稱之以霸而不却項羽以霸自稱而爲貴
向使五霸以仁義自居則與文王之爲西伯同揆而
不二惟見其德之盛何可賤之有乎由是觀之以霸
爲可諱之號者可謂謬矣
惺羅二先生以來稱東藩爲柳營呼將軍爲太樹名

實相稱可謂識字儒矣余二十歲時在東世人知讀唐詩選爭以詞語宏麗爲貴動用丹鳳城青瑣闥等語以爲東藩支翰林宗匠亦莫之能禁蓋人之無知有如此者俗人猶可恕以昂昂縫掖儒家自誇不知犯春秋之義其獲罪於名教也大矣哀哉

洪崖和尚語余曰神代有四十七字載於先代舊事記但録以後世所用片字不知神代如何書寫起句十字分明自一至十之名以下三十七字不可辨認至護命輯爲以呂波仁保へ土知利奴留遠弖海賡作和加與太礼云云合四十七字也

或問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曰賞罰者其猶言行乎天下之人莫不言也莫不行也然言而不中行而無善非言行也今夫天下之從政者無華夷無大小端委趨朝夙參而晚退無非賞罰之支也然賞或失濫罰或失潛何足以沮勸乎國之不治正在于此此之謂無章章者明也輕重大小巨細疎密粲然如綺縠之文整而不亂也此之謂有章古曰無賞罰則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也又曰賞罰者政之鞭轡也有味哉其言之也

朝鮮來聘稱通信使通信者傳通訊問也或爲通國

之通者誤通國字出於孟子

信聘時有問詩稱一首二首何義者學士無明答詩

小雅瓠葉篇有云有兎斯首傳云有兎斯首一兎也

猶數魚以尾也曲是視之其義自明矣

天和年成學士云朝鮮只有平側入三聲上去混爲

一聲故强作歌曲終乏琅琅韻亦問諸別人云朝鮮

固有四聲未知孰是我東人不識四聲忘爲歌曲眞

所謂小兒强作解事也

行道二字韓人譯爲味知於安留久如此方不失本

旨安得施於域内而共之乎言行之行韓人譯爲行

實乃字言也施行之行譯爲於古那布或爲施行字

言也

之字韓人以爲助語無譯

或問匆匆不暇草書曰草書之所以爲難者以不失

其眞也

教小孩兒須要先以片字無識者以爲禁忌太不可

善誨以用筆則永字八法不勞自認矣只憾我東人

不知筆法耳

唐人云寫百字不如寫一大字此語儘好

小學有書札二字即寫字也或以爲書簡者非

我東人欲學唐話除小說無下手處然小說還是筆頭話不如傳奇直截平話只恨淫言褻語不可把玩又且不免竟隔一重靴總不如親近唐人耳提面命之爲切矣若以我東人爲師則北轅適越不獨字音已也

通詞家咸曰唐音難習教之當以七八歲爲始殊不知七八歲則晩矣非從襁褓中則莫之能也我東有單音而無合音單音何曰アイウエヲ是也碎音也合音者何曰アンインウンエンヨンアクイクウクエクヨクク是也金音也我東孩兒之於單音也聽慣聆熟於襁

褓不言之中二歲以上智慧漸開結而成語其勢然也今以不便之合音遽教唐話於七八歲時唯見其難耳然則爲之如何曰二歲以上戲耍引鬬之際漸次教以合音使之吻軟舌滑有如天成以爲五六歲上學話之地則庶幾易易耳

或曰學唐話須讀小說可乎曰可也然筆頭者文字口頭者說話依平家物語以成話人昔聽乎水戶淺香覺兵衛紀州高瀨喜朴二人俱通唐音覺則能讀而不會唐話喜則能講而不能讀書正孟子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者蓋用心與否之別也

岡島援之只有肉蒲團一本朝夕念誦不項刻歇他一生唐話從一本肉蒲團中來酒泉彦太夫案上只有一本蘇文選手不暫釋讀得熟爛後大有文名往水戸侯爲彰考館總裁可見讀書在精不在多老拙自少貪多務得經史子集非不涉獵所讀小說亦不下四五十部年將八十自視歉若真古人所謂非不枵然大終無所用也請二位勿爲泛聽

或問吾子喜爲唐音如何曰用著一生力只學得箇乾音耳

詩貴新奇然有意於新奇則不獨新奇不可得却失風人之旨而詩不可得而詩矣杜甫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未必有意於新奇天禀發越自有驚人之句從肺腑中流出故云尒古人多記古詩才如李杜皆云取材六朝未必斬新造語如杜詩伐木丁丁山更幽自王籍鳥鳴山更幽轉換出來如王荆公一鳥不鳴山更幽又自王籍詩中變化出來皆有自然之趣令人吟誦不已何必如今人所爲古文者而後爲詩太凡叟尚自然者非獨詩也

曰汝曹讀唐詩選有未曾用過熟字必要自己用得念念不忘文理自然富麗求險怪爲病豈非道在迩

乎

作詩如做手簡兒一般畧言之有始中終三等細言之一二三四五六各有次序但據叟直書平平鋪將去謂之手簡借著風雲雪月山河草木來形容錯綜成章語言不多意思有餘又清雅又響亮謂之詩手簡如段疋織得容易詩如錦繡最要纖麄我人作詩非獨學力不到原來拙口鈍腮無此許多伎倆

凡天下叟有其然豈其然者譬如人言某處風俗如此形勢如此物產如此一旦躬造而視之未必如其所言狀山之高則曰上干雲霄狀河之深則下徹三泉登皆干霄而徹泉乎唐虞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亦就其多者而言之耳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必須深心察理方得

漢設賢良方正孝廉等科以舉天下之士賢良者有德有才大而可以執政小而可以宣化方正者正色立朝可以爲臺諫孝廉者行跡淳良能得州里之譽我東人不識字義或求之太深或求之太淺故不適於用蓋未之深思耳

或問六藝或註爲六經或註爲礼樂射御書數有異耶曰一也言其叟曰礼樂射御書數言其書曰六經

礼樂屬文射御屬武書數通文武皆治人者之要務七十二人身通六藝者不特讀其書連其支併通之尒論語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云游於藝書云周公多材多藝無往而非一後世不求學於實而徒探理於虛故書藝分爲二途讀其書者謂之學士習其藝者謂之材人治之務於是乎缺非古學也

或問如射御書數古有其書耶曰何曾無書然大抵口授身教簡便省力縱有書記豈必如後世之弄翰舞墨疊床架屋之爲礼樂亦然

或問擇交曰不必擇也操守堅固則不必擇而自正

曰子之於父母臣之於君上猶僕妾之支主故曰善支父母謂之孝善支君上謂之忠支者言爲其所使也凡人只知支君上而不知支父母蓋臣之不昔所使者即時罷職奪祿其勢不得不所使也父母則不然故欲支則支之不欲支則不支是之謂恃愛然則其支君也爲利也非爲忠也

夫燕之營壘蟻之抽繭與夫蜘蛛之結綱豕彘之置艽非人所能惟人則能收而用之所以爲靈也君之於臣也亦然衆職所爲明主不能惟君則知而舉之任而用之所以爲明也善欲支支必自爲則非明君

也

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盡其分而已無侵瀆之患則天下治矣

人有四等曰士農工商士以上勞心農以下勞力勞心者在上勞力者在下勞心者心廣志大而慮遠農以下勞力自保而已顛倒則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乱矣

位一分高則心一分勞彼優游安佚者不知在位之道也

在朝者有意於廢居則士而商賈也在坊者有喜於

弓馬則商賈而士也此之謂顛倒儒家而好立奇詭之論僧家而致爲華麗之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也

勤勤於小能者或必慢慢於大德拳拳乎大能者時或簡簡乎小德子夏之言蓋有所爲而發也可謂通透人情然宋儒救弊之說亦不可廢也

明刑弼教國有常法此乃公於天下之所立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亦曰天工人其代之蓋天意非人爲也彼愚懵不知者見其出於君上以爲其自家之和物可以隨意而更換之不亦謬乎季世之法固有出於君上之好而非公於天下者私意也非法也未

有不乱者

松平伊豆侯曰義氣不可無偏私不可爲曰抑强扶弱爲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者義侠之風也雖非中道志士取焉近世所謂侠士者非撞禍則惹禍不足取矣

或問法曰據理審勢可以經久可以通行而後法立焉否則反矣

鄉人或有誹之者曰叟將近八十讀書不倦是不自知其學之竟不能成也可謂愚矣曰活一日讀一日務欲上前乃吾黨之志也學之莫能成也吾知之久矣

曰余素愛讀書有如性命少時孤身孑立乏於衣食日夜奔忙竟無佔畢之暇常念祿於王侯之家奉公餘暇恣意讀書何快如之雖在寫遠邊僻之邦亦所不辭既而筮仕本州衣食稍足左圖右史手不釋卷宿願於是乎愜矣又得往遊異邦親覽風俗一切書義禮節固有忽然省悟者此非別處人所能然則埋沒遼落終老海國非不幸也況於主恩隆重闔家安堵者乎

一日誡諸生曰老身叨據函丈之尊動輒恣爲責讓

曰賢等不敏此非自敏老身而獨不敏賢等也老身之於賢契一同不敏中輩行但讀書日久坐位較差耳所謂聰敏者必至程朱韓蘇乃極然程朱韓蘇未嘗不以不敏自嘆也等而上之聖人亦未嘗無不敏之嘆也故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蓋義理無窮故也賢等於不敏言莫自怒莫自沮而亦莫自滿也徂徠教人以威氣此一術也然不知者激厲未至遽自許與故不能如徂徠之精細此亦不可不思也一義之上又有一義同是理也理於此而不理於彼曰支隨時不可偏執猶如碁法之變化不測此之謂義理無究

或問學者何書當讀曰子欲爲掌故文學耶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左國史漢通鑑李杜詩集韓蘇文集其他蒙求書言故事支類捷錄成語考平生把玩如此足矣如朱明王李等家集讀也可不讀也可又從而言曰不如不讀其意儻或以二足無毛爲未足也必欲以成真人耶只看論語便終身有餘廣求道德君子惠心致志何必剪剪然惟古紙之是鑽乎

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乃程朱所謂究理之支學道之要除此別無他法而篤行爲本其中博字

人或錯認至於篤字則泛然看過蓋博者非博雜之謂也學者以專門爲務不特漢代故後世設科能通九經者謂之博學然此乃記誦之學若眞學經書則九經並皆熟讀詳味深得其趣爲重不必章章句句琅然背誦如舉子家亦有何妨哉其他如稗官小說之書無暇及此有何不可彼其讀怪僻之書誇宏博之名者非眞學者也篤字尒雅固也疏云厚也物厚者守固也禮記儒篤行而不倦註猶純也純壹之行然則篤字有厚固純粹之意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非直爲篤行之說然篤行之意彷彿可知矣

所謂窮理者就綱常上窮之也看大學八條目自明矣朱子言一草一木者併罕言者而爲言也蓋說其極功則不得不尒非謂責望學者使之捨急而趨緩汲汲然求之也

孟子曰仁之實亨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云云朱子大學序文云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此實字當將孟子所謂實字作解非指方便言也記誦詞章指科舉之學而言也其所

以爲無用者薛文清公讀書錄中言之諄諄矣或者誤讀序文以爲詩文非儒者乎竟不想到風雅列於五經大儒程朱之輩作詩著文何曾斥爲禁忌可謂癡人說夢矣然非謂玩物喪志亦無不可也

聖人不言處變之術處變之術惟可與權者臨時自知非所以預教人也故不得已而言之則道其常而已矣瞽瞍殺人孟子所答明白然使瞽瞍果有此乎舜與皐陶所處未必如此是亦道其常而已況周礼有八議之說乎蓋有斯心而後其處變也必當所謂斯心者何其臣不以天子枉法其君不以富貴易親是也孟子又言焚廩浚井乎不言其乎有無唯言聖人友愛之切至蓋亦大賢之語也

明儒以爲宋儒迂腐故有假道學頭巾氣之說夫三代以降經學經濟岐爲兩途蓋專主理學而不知處變用權之道則或未免乎用舟於陸故一旦臨于經濟則或有枘鑿之病焉然宋朝諸賢自甘迂腐卓爲一世之教主其旨深矣明儒之於學也動或雜用申韓老莊之說駸駸乎將流於詭譎如此而不已則聖人之道不幾於熄乎故宋儒之學如迂如腐者實聖人之意而明儒之以爲不迂不腐者乃異端之說非

聖人意也如薛文清公者粹然一出於正可謂賢矣宋儒之學明人目之爲迂腐固有似於迂腐者蓋弗思之甚也彼其迂腐宋儒者使之見於孔子亦必以迂腐目之矣齊景公欲封孔子晏嬰不可季康子欲召孔子其臣止之叔孫武叔毀之於朝皆以迂腐見之而如子路者以十哲之一人直以爲有是哉子之迂也故余嘗言曰明儒大抵可與言異端不可與言聖學

洙泗之後唯閩洛之學可以垂於不朽本末巨細靡不悉備諸家紛紛之說如陸象山之頓悟陳同甫之

支功王陽明之良知皆在其範圍之中彼其務爲一偏之說者卒然見之非不竦動究竟去聖人也遠矣天下之至理有奥而深奇而妙者能知能行於一一藝之上者凡人亦可以與焉如庖丁之刃車扁之輪是也若能施之於心身家國之間唯聖人能之以顏回之賢猶不免乎一間之差子貢以下知之亦不能何況行之乎故曰賜也非汝所及也蓋聖人之道以彝倫爲重故絶高至妙而常人之所不能與者罕而言之而弟子以爲隱也非隱也言之無益而有損也至於釋老之徒斷斷焉言之不已以彝倫爲总想

故也

夫至理之所在見識明而本心正則天下無可廢之學亦無可退之術兼容并包統會融通咸可以爲正修治平之資今夫荒青斑猫殺人之物也醫官猶收之於藥笥彼其惡而斥之固是也然收而藏之亦未必非也或曰如子之所言似乎不置皂白於胸中者孟子曰能言而闢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韓子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孟之與韓猶未盡耶曰何爲乎其然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然斯道也以孔孟爲標程朱爲準愼獨自省無愧於天地鬼神而後可得而行矣

豈容易也耶

天下有二曰才曰德尚德者似乎迂腐尚才者似乎聰敏

尚德者君子之敎也尚才者小人之漸也

張南軒就腿上起草立成吾聞直指月潭亦然（張南軒支見于朱子語類）

包拯爲龍圖閣學士後爲御史人呼閻羅包老唐寅字伯虎明朝才子一生流落僅得解元及第故稱唐解元（可考解元會元狀元是爲三元及第狀元一曰殿元又曰榜頭）

曰陽貨家臣也而孔子往拜之時勢所然聖人亦有不免者但不失其正尔

漢高公言分我一杯者非不忍也不得已也而合張良隱諭項伯殺項羽肆暴之心謀也宋君臣屢遣祈請之使者似孝非謀也乃所以促五囚之囚也

曰夫君子之在于世也各隨其所好伯夷好清者也柳下惠好和者也孔子則不然

許魯齊不喜偉僕之聰慧者一癖也然其人可知李斯焚書坑儒之說原出於荀卿讀荀子可知矣荀卿法於後王之說不及張繹之遠矣

魏徵學於文中子奏疏剴切可謂青出於藍矣古人亥有可學者有不可李者揣分察勢乃無錯乱之患張良者豪傑之士所以有借箸之籌也否則不幾於俗言所謂鴻飛鱉急者乎

曰古人云心無二用豈有方圓並畫東西兩到之理哉多岐亡羊慎之慎之

中央之言簡便四方之言絮叨

君國子民故曰君子

取法於上斯得其中取法於中安得不下古語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常言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作上客耶前漢霍光傳

通鑒云魚遊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魚遊沸鼎本于後漢書燕巢幕上本于左傳後漢虞詡傳

厲之人夜半生子惟恐其似己也與夫行步顧影者何相去之遠也

凡人五行之合成心猶油鹽醬醋之和成味也

太史公曰言雖小可以諭大

楊誠齋云無叉好看韻書見于鶴林玉露

曰小目者以大目爲無目小智者以大智爲無智夫

蟭螟之所視人莫得而見蟭螟則以爲人無目也智

之於人也亦然

曰拙者之於碁也惟見其盤之大巧者則不然譬如

鵾鵬之冲天扶搖九萬半歲一息惟尺鷃蜉蝣見其

久且遠而鵾鵬不自覺也人之於學也亦然

曰天下之叉皆有直捷之道彼未經練達者徒叉迂

濶曠日持久及至老邁方能開悟已不及矣可恨

曰柳宗元云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聖人飾乎樂其

始非聖人作也吾亦嘗言之矣雖然觀乎二東之俗

乃知樂之移風易俗果信而不謬矣

曰魯公云大小之獄必以情斷之曹劌曰可以一戰

柳宗元非之而呂祖謙辨之明矣哀矜尔

曰里革直矣僕人亦以爲宜故　其更而不拒僕人亦賢矣哉請將不如激將里革盖用之也

曰仲孫它之妾衣不過七幷宗元也安知其不受命於父而爲之遽疑其侈儉專乎已耶可謂粗矣

荀子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辨

或問叟曰無大無小同是一理

曰天下伎藝無大無小各分三等上等者竟是難得下等者比比皆是今之有名者大約中等也中等亦分三等得中之下者自誇以爲能得中之中者自稱當今第一彼其能脫下等固幸然去上等也遠矣噫

曰所謂聖人者即英雄之極也遇於可與有爲之君則天下可運諸掌若下有英雄上非其人則不能也

英雄而不遇其主悲哉

曰知其所及知其所不及庶乎無陵節之失而有自修之功也異端高妙之說固非衆人之所能與也故聖人不言非絶不言也罕而已矣

或問家曰內則父黨外則母黨至於無服遠宗舉皆在其內矣

其父殺人執仇其子殆將行却程朱於異端不肯少

借意蓋如此

或曰悟道難一決予仰天大笑曰悟道乎悟道乎何難乎哉千典萬論一覽即知唯有未曾說出底話略費工夫這也瞞不得聰明人說出底話即是說不出底話說不出底話即是說出底話

或問忠臣義士貞女烈婦孝非中行者十有八九古人勤勤撰述欲傳後世其故何也曰靈菌異芝不可以當菜蔬然珍襲重笥以爲聖世之瑞者以其天地之正義也中不中何假比較

孝子家產之因何有此祥瑞曰一家和則一家之氣正一國和則一國之氣正區內和則區內之氣正家國區內同在天地之中而有分別者何曰鄉各殊音家自異風造化之妙非人所能知也

凡支在于老成練達焉耳矣

信手而著望而知其拙也

讀大學立入德之門讀論語孟觸類旁通曉天下之故讀中庸識透根柢知道之大原出於天只此四書勾矣

天下妙理不論巨細各有極到處字到王羲之極詩到盛唐極文章到韓蘇極學問到四書極演說到程

朱極吾知雖歷萬世莫之能變也但不知醫道當以何者爲極辨駁紛綸有如聚訟至於明季雜以異端之說倥偬無據遂令病者無回春之望往往死於非命可嘆

或問制其死命曰其死其活命數長短我制而定之乃強主之叀也

曰若欲深知叀理必須要言語風俗識唐認韓然後无所窒滯非徒讀書而可得也如東者非无其具而未成者也故識理也不及人者多矣

專于主數者不得不精辨皂白毫分縷析以爲人衆趨避之地其他莫如衆流交合通融爲心亦處世之一樂也長澤純嘗謂余曰子乃玩世肆志之士也可謂眞中膏肓矣

將聖賢的言語看做教人的話滔滔皆是看做自教的語兎角龜毛這箇病症儒釋總是一般譬如郎中們只知醫人不知自醫那不知自醫的醫人也不大好了

曰如億萬斯年以爲頌禱之辭著於文字無所不可而以爲實則非也比屋可封以爲賛美之辭資於言語無所不可而爲實則非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

書自斯道之不明也世之儒者或盡信而流于腐或不盡信而失于肆不獨此也悲夫曰何以救其病曰正心以明理

漢唐士大夫賤仵宦官太甚以到南北衙互相傾軋有如水火國家隨而滅亡此乃不知不惡而嚴之道異于孔子之意矣惡者賤斥侮慢之也嚴者以規矩自律而已非怒詈盛氣勢之謂也

或問巡檢是箇卑職已不得有事曰請功討賞索詐銀兩悉從變故中出故巴不得有支蓋巴不得有支者猶言恨不得揷翅言巴巴乎不得有支也

宋末有一妄人依倣杜詩揑造故支托名曰蘇東坡詩朱文公論之其詳見于支文類聚別集十至明楊升菴輩亦能爲言今千家注十圈蘇曰者是也近觀成語考亦有以蘇注所載舉爲一支者其誤人也多矣謂之僞蘇注

曰陳同甫論莊子云天下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此書得矣然則程子以淫聲美色爲喻不可乎曰明教以誘人不得不尒

老子之言未可非也釋子之言亦未可非也所以爲異端者支業差耳故程子曰即就迹上斷便了

老釋之於我道也立教有異自修不一余嘗言三聖一致而未敢言三教一法也然爲斯言也自知其爲洛閩之罪人也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無無也者釋老之說盡於此矣

或問佛書難看曰予之於經也猶如坐轎而行于東海道中平坦明白不覺艱險彼其台家之乾老舌華宗之災枯梨一筆勾之故尓

曰佛者在世界內別開一世界命人曰快樂之國其俗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婦無士無農無工無商食則米穀蔬菜不御葷肉不飲酒衣則壞帛髡其頭而方其袍凡衣食之需宮室之制咸仰給於十方以看經念佛爲業以明心見性爲志清淨默靜優游自逸以其散處四方人不知其爲一國也

橘牕茶話卷之上　終

48-13478